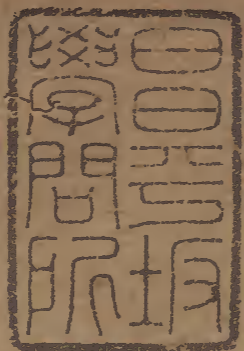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四之五



春秋

庫文閣内			
一五九函	二	三〇六九號	漢書類
二架	冊		

庫文閣内			
三五七函	一	三〇六九號	漢書類
三架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3)		
函號	367	5	



八編類纂卷之四

釋編

六經類

春秋

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
 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
 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
 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
 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
 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

八編類纂

卷之四

春秋類

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

范甯穀梁

序傳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

胡安國春秋胡傳序

乘與紀年、禱杙，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

遵魯史之遺文。劉知幾春秋議

是非老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

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魯史以寓賞罰。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爲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于是過爲之論，意欲尊夫子而實背之。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爲夏時商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

權。爲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禮樂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呂大圭論夫子作春秋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據左氏韓起之所見與叔向

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爲王之典章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此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今所修春秋經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皆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鄭樵春秋總辨

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趙訪春秋說

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

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爲僂民者鮮矣。蓋方是時。各國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况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其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之。以寓其傷周之志焉。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

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爾。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爲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爲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

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

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

劉永之與梁孟敬論春秋書

春秋之法無有所謂例也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舉也魯與隣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弗書也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盟所以紀信烈繻因盟莒而得書聘所以講禮公子札因聘魯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欒黶得書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書以至荀林父之敗狄士鞅之會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善乎柳宗元之言曰

杜預謂例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鄭樵例非春秋之法

尹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歿者竟為何人乎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鄒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

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為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見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為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為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

信也馬端臨論三傳經文同異



參盟見而後諸侯無主盟者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黃震曰晦菴先生嘗云。聖人欲率天下以尊齊晉。且謂楚在春秋時非威文遏之。則周室爲其所并。蓋世變無窮。聖人之救其變者亦無窮。春秋之世。王室微。諸侯強。故其始抑諸侯以尊王室。及諸侯又微而夷狄橫。則又抑夷狄而扶諸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爲尊王地也。聖人隨時救世之心如此。而世儒動以五帝三王

之事律之。此議論所以繁多。聖人書法甚簡。隨字可以生說。此議論所以愈見其繁多。宜褒貶凡例之說。得以肆行其間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聖人之心。

則思過半矣。

呂大圭

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尚。以新斯民之

古人已言之矣。

耳目。聞改正朔矣。未嘗聞改元也。然則商訓稱元祀。

春秋書元年者。何以哉。曰。是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也。非王者以是爲重事也。後之說春秋者。乃欲以改元爲重。春秋之初。周平王文四十有九年。而魯隱公又改稱元年。藉令重在改

元。何不襲稱王者之年。僂數而明詔於人哉。吳萊論春秋改

元。夫子答顏子為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即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為邦為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哉。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為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云為之辭。至程子門

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番陽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自夏時。而以子月為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為春矣。薛氏謂魯歷改冬為春。是蓋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歷實。劉歆之誤。按律歷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為六歷。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為紀。自楊公至緡公。冬至殷歷。每後一日。則由歷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號魯歷。非魯人所自為明矣。能朋萊周正考

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為正周以為春注曰今十一月也地以為正殷以為春注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注云今正月也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為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

正說

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書法而非小白

當有齊而書齊也

程大昌曰子糾辨

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焉桓公未興與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焉圖伯之初與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也王臣下聘而不答王師出救而無功凡伯蒙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荆盛于南鄭分許鄙宋廢鄭嗣紀小而并於齊邾弱而逼于晉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序績召陵而荆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

八編類纂 卷之四 九
問衛懿滅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所謂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者此也伐郟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鄆遇穀盟扈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歎血兵車無大戰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啓滅項則衆志離會卞則家法隳桓公成伯之後也所謂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者此也

李琪序齊伯桓紀

文公以前晉之君大夫曾不通於盟會不著於典冊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于經者亦凡四年雖以納王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之中乃五挈晉侯不以爲繁是果何哉蓋晉自武公以支代宗非有王命并吞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爲是黜晉不書文公奔而復國求諸侯莫如勤王是特以求諸侯之利心而爲之至二十八年晉楚之爭乃關夷夏之盛衰非係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予晉之亟此所以桓文並稱歟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徊晚

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於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鄆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敢不至，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抗矣，盟子虎則悖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文公為元咺執衛侯矣。

李琪序晉伯文紀

襄公復伯則實由於穀之戰，文公方沒秦雄，西陲狄徂北師，楚張於南，苟縱一敵，則晉伯去矣。襄公夏戰

穀以卻秦，秋敗箕以翦狄，冬伐許以離楚，可謂有伯者之畧，而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穀主盟則權散矣。陽處父救江則謀怠矣。

李琪序晉伯文紀

靈公以少主蒞強卿，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政，于是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書晉人，衛鄭欲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為沓棊之會，此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亂，孟之會曰平宋難，豈常變也哉？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楚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夷狄謀取其伯，方且沈溺宴安，厚斂雕墻，輕殺懷諫，雖欲

不亡得乎成公內難甫靖履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
 偏師以侵陳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再合列國而已楚
 人三歲三伐鄭晉無攘却之師鄭子家弒穆公晉無
 討賊之刑諸侯何觀焉景公不能首合與國使楚人
 得號令于辰陵乃且亟會攢函求山後諸狄以為先
 務不能謀少西氏之逆以誅陳之惡使楚遂行方伯
 之事乃且修帷房一笑之憾與大師以伐齊不能以
 一矢遺楚而使邲不振旅為中國羞乃且伐虜咎如
 滅赤狄哆然言功厲公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
 罪請于王官而後逞伐鄭之威可欺世自掩矣自交

剛敗狄則狄退會京師伐秦則秦懼戰鄆陵勝楚則
 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成四鄰無釁而諸侯反貳是
 以沙隨辱我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
 息也而再勤單子諸侯無患而蕭牆反危是以三郤
 之誅成而匠麗之難萌矣

李琪序晉信靈成景厲紀

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
 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
 老於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虛驕未除悼公之齒
 淺矣更事變未多而闕義理未熟也乃能忠厚而不
 迫堅忍而持重有回慮却顧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

蓋亦稍知以道養其心者歟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不登叛人則識名義也稟命王官則知所尊也屈已和戎則不貪功也朝聘有數則不求多列國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從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鄭而駕楚哉鷄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此豈勢要力劫哉故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無逃盟乞盟之煩無城濮鄢陵之勞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機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夫蕭魚以後凡三大會

士匄荀偃實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成陳之役以為有陳非吾事也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會向之後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抑已晚矣楚患雖弭吳憂尤甚何明於治楚而闇於治吳乎李琪序晉伯悼紀悼公能以晉國壞亂之後復文襄已失之業平公不能以中夏安強之時保悼公方成之功蓋政在侈家而賢者壅弃也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煩民無怨讟祁午數當時之功若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溴梁之會所謂

內有變而不知者也。宋之盟，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溴梁之事，非大夫敢竊權也。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興戎。後五年，欒盈之作亂，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非楚之能持權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弃權以假之也。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王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九年，無預中國之事矣。此皆平公身致之也。至平昭之政，則又微矣。僅能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辱于乾谿，諸夏庶幾復伯，為晉君臣者，改物厲

志憤悱，警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夷未觀德，而虎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况能駕

敵國哉。李琪序晉伯平昭紀

強

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泣政敢干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萌，已成矣。范鞅請冠，而我使蒙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賈禍，邯鄲爭貢，而三

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楚師無出或索我十牢而吳人藉爲口實

季琪序
晉伯頃

紀定

仲尼刪詩則史克之頌不班之邶邶齊鄭之風而繫之於清廟之後其定書則費誓之文獨附於盤誥訓命之後蓋不獨春秋之專魯也嗚呼春秋爲是尊我之甚者獨望我之深而責我之備也十二公之得失蓋可觀矣亟於伐邾而舍盟蔑之信貪於得祊而忘許田之失始黨宋衛以仇鄭而終挾齊鄭以惡宋入極之師既縱於無駭而伐鄭伐宋之師復擅乎公子

翬故隱有鍾巫之變捨許田而遂鄭黨納郟鼎而成宋亂強則屈已於齊鄭宋衛之間弱則肆志於滕杞曹邾之君始逆兄弟之倫終瀆夫婦之分故桓取彭生之禍莊公會齊廢復讐之義納衛有獎叛之謀圍邾背同姓之恩追戎啓夷狄之侮觀社則國政荒刻桷則侈心肆閔公養慶父之禍而不能除歸季子之賢而不能任僖公弃夏盟而即楚先晉室而後周須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洗至鄆之耻文公三書不兩四不視朔處父厭盟則辱於晉鄆丘賂盟則辱於齊宣公賂田求婚君大夫奔走媚齊

八編類纂 卷之四
不會晉于扈于清丘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邾猶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向取繹猶未廢也而取根牟成公四卿得志於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止沙隨莒丘之辱如京師似可以求尊周之名而會盟于蜀莫能掩背華之實襄公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十有四季孫之用事者十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我者七邾人伐我者二莒人侵我者四則鄰國交爭之禍起昭公納牟夷之叛取同姓之女如晉至河而見却則無以爲託國之謀築郎囿則民力竭於公蒐紅蒐比蒲則

戎政歸于下定公雉門兩觀之作而僭典莫改寶王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僭於女樂而政歸強家故有聖人而不克用哀公五伐邾而勞師于外四城邑而疲民於內伐齊以離中國之與事吳以結非類之好夫我雖秉周公伯禽之法守四代之服器其實衰微削弱不得與齊晉大國齒而僅肩隨陳鄭曹衛之間然所以猶賢於諸侯者有二其君猶知以禮自守也其卿大夫猶多識文獻典章之舊也而國多變故者亦有二其家法不設也其君政不收也當時齊晉圖霸常以得我爲重齊桓始合會盟鄆之首會姑以

單伯來幽之初盟僅以微者會陽谷之合天下莫敢不至矣亦以公子友蒞盟至召陵以後始堅於事齊而齊未得我則莫能自安也宋襄以非禮召諸侯我望望而去之及楚虔為申之會大侯小伯黽勉麋至而我獨從容退避辭以時祭是所謂其君猶知以禮自守也臧僖伯觀魚之謀臧哀伯取鼎之謀曹劌觀社之謀展喜之退齊師季文子之逐莒僕太師氏之樂不失二南二雅之章太史氏之書能備春秋易象之文是所謂其卿大夫猶多識文獻典章之舊也自桓公不能刑于文姜而召二國之患莊公不能防闕

哀姜而遺再世之禍共仲則通哀姜而賊般弑閔襄仲則私敬嬴而殺惡及親是家法不設也自隱失權於翬莊失權於慶父文失權於仲遂宣失權於歸父襄失權於宿豹昭失權於意如是兵柄不收也

世紀

李琪序魯

大抵蔡邇於楚而親於楚事楚愈堅而蒙楚之害愈深蔡遠於中國而疎於中國其貳中國最甚而中國亦無力以及蔡凡中國之糾合會盟諸侯狎至而蔡獨不附自敗莘以來哀侯蒙塵不返乃甘於向楚釋戴天之至怨齊桓稱伯蔡僅一從北杏之盟穆莊以

後行李不至，贄幣不通。齊桓終不得致蔡于盟。會齊桓既沒，晉文未興，楚盟齊，楚會孟，楚圍宋，則蔡偕至。何哉？城濮之戰，楚既大創，蔡始改圖。晉之三會，黽勉周旋，踐土載書，蔡莊身自背之。至文十年，厥貉之次，遂執干戈，挾楚穆爲窺宋之謀。十五年，晉卻缺討其不與新城之會，蔡雖俛從城下之盟，貳晉如故也。文公方謀事晉，畏楚不得行而卒，景靈不紹，文志反堅於與楚。成六年，樂書之師方涉蔡鄙，而楚申息之師已至蔡，自以附楚爲良圖也。晉悼之興，如鄭如陳，相率事晉矣。蔡且安於楚之宇下，襄八年，鄭人以晉命

侵蔡，獲蔡公子燮，而楚復興子囊之師，爲蔡讐。鄭悼公得陳鄭而力已疲矣，所以姑置蔡於不問。晉平之世，蔡之大臣病於楚令之不常，將改事晉以利蔡，可謂忠計矣。當時反曰：異謀誤國，謹而殺之。宋虢二會，蔡公孫歸生首以楚屬攘臂於列國大夫之上，而陳鄭莫之敢抗，則蔡非弱也。靈公負篡弒之惡，懼中國之討，事楚最謹。昭四年申之會，書曰：楚子蔡侯伐吳，滅賴。又書曰：楚子蔡侯五年伐吳。又書曰：楚子蔡侯蔡楚之相得，未有若靈公之甚也。閔六年而楚子誘殺靈公于申矣，又刑其士七十人矣，而用隱太子于

八編類纂 卷之四
崗山矣。滅蔡以封弃疾矣。蔡之蒙禍亦未有若靈公之極也。方蔡人誅公子燮之謀，日以事楚爲百世之利。豈知君戮國夷，冢嗣俱屠。晉昭公大合八國于厥愨，將以救蔡，不能振旅。反使狐父卑辭，請蔡于楚楚。楚虜方張，晉旣不能弭蔡之難。楚虜旣隕，晉又不能復蔡之祀。終焉蔡廬以弃疾之命復國，則蔡之存亡廢興皆托命于楚。中國安得有之乎。蔡朱東國之廢置專於費無極之一言。夫廢君立君，國之大事。而楚之小臣得以制之。蔡昭抱累世之憾，復以一裘一佩之微，遭三年拘郢之辱。沈璧以絕楚質，愛子以請晉志。

憤而氣激，使中國有伯而加惠於蔡。伸義於楚，則蠻荆無奸夏之風。中國無從夷之變矣。召陵之役，晉人求貨而辭蔡，諸侯侵楚之師不出。而楚人圍蔡之師反至。柏舉之戰，入郢之師遂使蔡人假手于吳以釋憾。楚禍雖深，蔡憂未已。是以哀元年楚復圍蔡，使蔡人男女以辨彊于江汝之間。蔡之傾覆是懼，謀徙州來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及公孫翩之禍。迄春秋以後，蔡終爲楚所并。蓋蔡之依楚猶鹿豕依於餒虎之側，將以求安，其不噬嚙焉不止也。夫以中國諸侯雖有即楚者，犧牲待於二境，未有如蔡之附楚不變也。

然蔡之五禍皆楚實爲之楚文之執獻舞蔡國十年
無君一也楚靈之殺蔡般蔡嗣常絕二也費無極逐
蔡侯朱三也楚子常執蔡昭于郢四也楚昭遷蔡于
江汝五也故蔡事楚愈堅而蒙禍愈深也李琪序
蔡世紀
嘗攷曹國之始末矣其事夏盟最謹其與諸侯甚睦
不得罪於中國此曹所以無貶文也其國家處於僻
陋安於卑弱不能自立此曹所以不得詳錄也曹苟
能以禮義自強其國有賢者相與扶持稍變僻陋之
習豈我能病之晉能圍之而宋景遂得滅之哉善乎
鄭渾罕之言曰曹其先亡乎偏而無禮夫禮義明則

國不畏偏禮之不立偏而必傾非獨宋景之罪也蜉
蝥則刺昭公好奢而用小人無法以自守下泉則疾
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鳴鳩則刺在位之無君子
候人則刺其近小人而遠君子嗚呼此曹亡國之階
也曹共公有僖負羈之賢而不知而乘軒者乃三百
人曹成公有子臧爲曹國社稷之鎮公子不能用而
俾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曹伯陽惑田弋鄙人公
孫強之謀妄聽辨言而亂舊政背晉奸宋而自取滅
亡李琪序
曹世紀
楚虔稱伯于申而用召陵之典諸侯楚實有之矣衛

獨能從容與晉而卻楚。吳夫差冠端于黃池以襲成周之籙。吳子在而諸侯莫敢不至矣。衛亦卒晏然與魯而辭。吳蓋其流風餘習尚存。所以為列國之望歟。

李琪序
衛世紀

八十餘年間。晉事之存于經者。僅十見。不過執滅之暴誅弑之惡。戎狄戰伐之辱而已。夷攷諸傳。二年春。曲沃伐翼。七年春。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翼滅。冬。王命立哀侯。之弟湑于晉。莊十六年冬。王命曲沃伯為侯。此非變端之可紀歟。莊十八年春。晉侯朝王。晉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僖十一年。晉侯平

戎于王。此非功之可錄歟。莊二十六年。晉城絳。閔元年。晉作三軍。晉伐皐落氏。僖十五年。晉作周兵。晉作爰田。冬。晉侯歸自秦。二十四年。秦伯納重耳。此非事之當係歟。聖人作經。何削之如是其嚴。春秋之法。所以代一王之賞罰。存萬世之綱常。曲沃滅翼。支孽之逼。輒傾宇國。東周刑故不行。反加寵命。彞倫攸斁。人紀何觀。子孫像之。遂有里克之亂。申生之禍。由傳攷經。則知聖人微其事而不書。存其惡而自著。及觀列國之詩。自重耳而后。咸闕焉。蓋詩與春秋詳略互見。褒貶自章。以武獻之事。不足錄乎春秋也。故詩特詳

之椒聊則言沃之盛強蕃衍而曲致其隱傷之辭。無衣則著武公之并國不安而極道其愧惕之情。杕杜采苓等詩無非刺其行事之非。凡晉人之悖理傷道。春秋畧之者。觀乎國風可以盡見矣。李琪序晉世紀觀春秋之世變于鄭蓋可睹矣。鄭之為國。邇於周圻。而介乎齊晉之間。方其初也。一舉動而係王朝之輕重。及其後也。一向背而關夷夏之盛衰。鄭蓋春秋要領之國。然鄭在隱桓之春秋。王室之罪人也。在莊僖以後之春秋。伯者之罪人也。在襄昭以後之春秋。當時諸侯之罪人也。抑嘗觀之詩。鄭風二十有一篇。溝

人而下五詩。皆刺其不能遠小人而用忠賢。鷄鳴而下七詩。皆刺其失婚姻之道。無室家之節。夫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鄭胥有之矣。李琪序鄭世紀春秋未有書國君會葬他國者。而書滕之會于魯者。二。未有書國君朝於小邦者。而書滕之朝於魯者。五。自曹莒邢邾之小國。其爭城爭地。皆嘗從事於干戈之釁。而二百餘年間。滕獨無稱兵修怨之事。其與諸侯可謂睦矣。齊桓之伯。滕之會盟者一。宋襄之伯。滕之從伐者一。晉文之伯。迄于靈成之世。滕不一列於會。意其國小而偏。猶未能數從諸侯之事也。自景厲

以後凡晉之合諸侯一則曰滕之大夫皆會故文之
 會晉者一。成之會晉者十六。悼之會晉者三。頃之會
 晉者一。六七十年間滕獨無盟之不與無會之不從
 則其於事伯可謂謹矣。國君無名用狄道也。會朝稱
 子用夷狄也。夫以滕之壤地褊小介於數大國之間
 而無禮以固其國。至于速亡。是春秋之不足於滕也。

宐哉。李琪序
滕世紀

其靈以前陳之事中國者十九。成衰以後陳之從中
 國者十一。陳之堅於事楚大抵不得。不畏楚。中國之
 易於失陳亦往往自有不能以有陳爾。何者陳在春

秋之始從王伐鄭盟折會稷伐衛伐鄭偕之諸侯兵
 車之會齊桓之伯從齊者九。晉文之伯會晉者三。濤
 塗雖執而首止之盟猶列陳侯。稷公雖卒而溫之會
 猶列陳子由。宋襄之暴陳始從楚而會孟之後遂屢
 動楚人之兵。晉靈之懦陳再與楚而棊林之後始游
 勤晉人之討非其靈以前陳之事中國者常十九歟。
 自少西之難晉不討臯楚遂得以專人陵之。軟邲之
 役晉不振旅。宋魯不得以實清丘之言於是陳始一
 意向楚矣。蜀之役借曰竊盟而鷄澤之集奚復後會
 乃至會戚以成陳固悼公之勤陳也以會城隸以謀

陳又悼公之勤陳也。圍頓之師，雖嘗勇於從晉而逃，鄒之行乃尋決於與楚。何耶？異時歸黃于陳，戮二慶於陳，惟曰楚故。伐鄭伐吳，惟楚是贊。會申會號，惟楚是從。末年夫差爭伯，陳不從楚，則又移於從吳。終春秋一世，獨召陵一會，暨從于晉，它無聞焉。非成哀以後，陳之從中國者常十一歟。李琪序 陳世紀

左氏曰：杞用夷禮，蓋其習夷久矣。試觀諸經，自莊僖以來，會于洮而室家之禮廢，朝其子而朝廷之禮紊，求婦於魯，婚禮失矣；逆喪于魯，喪禮舛矣；先代舊章，無一獻可攷，猶謂國有人乎。李琪序 陳世紀

廢居正之義，啓爭國之謀，基宋之禍，穆也。以除害而惡鄭，以阻兵而黨衛，成穆之亂，殤也。挾同惡以成稷之會，志瀆貨以啓鄭之戰，踵殤之覆轍者，莊也。納朔以抗王人之命，黨齊以稔善隣之仇，履殤之危禍者，閔也。會北杏以倡從齊之謀，遇梁丘以固輔齊之好，無役不從，無盟不在此，桓之以僅稱賢之也。襄公不終其事，淺矣。成公從伯之善，不足以蓋即夷之非。昭公去公室之惡，適足以稔堅冰之釁。文公固國人，以有宋雖與晉三盟，而猶不忘從楚之好。共公從列國以盟楚，雖與晉四會，而猶不能弭其駕宋之鋒。平公

不能強公室。故魚氏始禍。自彭然也。元公不能制其大夫。故華向兆亂。由南里也。景公不能室其私寵。故向魍啓釁。入于蕭也。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亦既久矣。聖人刪詩。收拾散亡之後。而猶必存其頌聲於三百五篇之末。果何說也。思管成王建微子於上公。以尹東夏。而命之以書。一則曰崇德象賢也。二則曰率由典章也。其崇先代之統。重三恪之賓。意如此其厚也。宋之子孫。能修其禮物。以率先王之舊。則成湯武丁之澤。豈遽至於冥然而不繼歟。一代文獻之美。豈至於蕩然而無足觀哉。先儒論聖人存商

頌之意。以爲著三統之相承。明王澤之當續。是則春秋拳拳尊宋之意。不然。文獻不足。夫子嘗歎之矣。於

宋何取乎。

李琪序
宋世紀

前乎桓公。則僖公有興伯之志而未成。後乎桓公。則景公有嗣伯之圖而不遂。僖公之初。號東州之小伯。未有參盟者。而僖公參盟于瓦屋。未有胥命者。而僖公胥命于蒲。諸侯稍稍宗向之矣。桓之九合。是亦僖公積累之執。而強於爲善。規模之成。則非僖公前日比也。

李琪序
齊世紀

嗚呼。許太岳之嗣。周之封國也。使許不忘鄭之大德。

毋荒弃先王建諸侯設屏之意以輔翼王室獎夷黜
華則許雖無與立必有與繫何惡乎鄭何畏乎楚哉
而反是也宐春秋之甚畧之也李琪序許世紀
吾觀薛宰之言板連反覆首舉踐土之載書以為言
而仲幾亦曰踐土固然考之踐土之盟薛子在諸侯
之後意者文公雖復諸侯之職而不必盡勤小國於
會是時晉之從令者新亦卒莫能道文襄之故以復
薛之舊者吁先王制諸侯建方伯之意微矣李琪序薛世紀
小國之睦於交鄰謹於事伯最為有常者莫邾君若
也其君臣之賢多足稱紀而守義秉禮之風類非當

時之大國之所可及李琪序邾世紀

自天下之太勢言之則楚之患其初始於猾夏其後
至於抗衡又其後遂至於用中夏之柄由楚一國之
勢言之則恭莊以前雖僻在荆蠻而其國實趨於強
康靈以後雖屢抗中華而其國實趨於弱李琪序楚世紀



八編類纂卷之四
 三
 魯史未經聖筆已前其篇章不知幾何仲尼于每歲
 特筆其有關名分者數條云耳餘則削之使其辭相
 屬事相比一展卷而大義了然非故簡與辭音俾人
 莫之測識然後知所懼也 學春秋叙
 朱熹曰春秋本明道正誼之書今人止較齊晉霸業
 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晦矣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

八編類纂卷之五

圖書編

六經類

春秋 下

魯史未經聖筆已前其篇章不知幾何仲尼于每歲
 特筆其有關名分者數條云耳餘則削之使其辭相
 屬事相比一展卷而大義了然非故簡與辭音俾人
 莫之測識然後知所懼也 學春秋叙
 朱熹曰春秋本明道正誼之書今人止較齊晉霸業
 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晦矣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

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經生都不曾見國史

學春秋

如載惠元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則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位之實可按而知此左氏叙事之備也若來賙仲子以爲預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以爲大一統此公羊之明於例若母以子貴媵妾許而夫人則亂矣段第也弗謂第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見鄭伯之處心積慮在於殺第此穀梁之精於義也若曲陳義例以大夫曰卒爲正則鑿矣管人謂左氏曉事該博是做文章之人公穀却是不曉事儒者說道

春秋自于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畧也以爲其會在盟其侵其伐其戰旣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畧也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人與其爲罪無罪焉可也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春秋書其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

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不競。而權固在也。幽弑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爲艸莽。灑洛之外。聲教阻絕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芣。是天子之自爲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旣喪之權。還之天子。所以接詩亡之後。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

孫寧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三軍而魯權罄於大夫矣。衍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爲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畧也。以爲不繫乎大夫也。又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在君也。而大夫盟書。雞澤之盟。君旣盟也。而大夫盟書。若

此者非煩也。以爲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哀之勲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名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雞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主師亦畧。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禪亦牽連。而名之鞞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爲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爲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爲貶。彼欒黶、

之徒以名見者。乃爲褒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爲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况其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日書人爲貶。則曰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耶。侯犯南、蒯弗、狙、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墮、郈、書、墮、費、書、圍城、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得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爲東周云者。即春秋書墮、費、墮、郈、意。

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葵丘盟踐土師於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爲聖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焉。倘未足以當主人也。而竊之者一人。苟一人而併千金焉。則是疑於主人也。權之散。臣悖於主。權之聚。臣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

交鬪。猶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由豫。曰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國而共攻一國。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黼黻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于天子也。曰會於某。盟於

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既已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邪春秋所夷者吳與楚楚之先鬻熊爲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間周之亂革子以王叢毒上國吳亦相効而王是亂賊之由也是以春秋夷之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卒不書葬君臣同詞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遷於儀夷城

蜀之盟謂之匱盟蓋諸侯猶惴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號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侯甘心爲夷後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夷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書伐郟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夷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

讀春秋

盟不書日一也或以爲渝信或以爲危爲美何不同乎葬以過時而日隱也當時而日危之也然過時而

隱直指齊桓言之彼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
穆宋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亦過時書日果何可
隱而宋穆之日葬又何可危乎公子益師卒左氏謂
公不與小歛明矣而皆書日公羊曰遠也然公子區
亦遠矣而亦書日穀梁曰惡也季孫意如亦惡矣而
亦書日何歟胡氏則又皆以為非而歸諸恩數之厚
薄焉然得臣之於宣公非薄也意如之於昭公非厚
也而皆得書日又何歟所以益師之卒不日四家各
持一說惟程伊川曰其不日者古史簡畧日月或不
備而春秋因之是也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於即夏

築臺於薛秋築臺於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見纒閱
三時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螽生見連三
時而災害薦作也莊八年師次於即夏師及齊師圍
郕秋師還見閱三時而兵勞於外也不於書時見之
乎如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見來朝方
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
月公至自楚見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於行
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
雨見閱九月而後雨也不於書月見之乎如癸酉大
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見八日之間再見天變也辛未

取郟辛巳取防見旬日之間取二邑也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則見其災餘爲不敬巳丑葬敬嬴庚寅克葬
則見其明日乃葬爲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
良夫盟則見魯人先晉而後衛巳未同盟于鷄澤戊
寅及陳袁僑盟則見晉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凡
此之類不於書日見之乎此而觀之年時月日其關
係於史者如此而已若以日月係春秋書法之褒貶
則皆諸家臆說也於穀鄧書名則曰貶其朝弒逆之
人矣紀侯獨非朝弒逆之人乎見其書爵則爲之解
曰志不朝桓也於宰咺書名則曰貶其賄諸侯之妾

矣榮叔獨非賄諸侯之妾者乎見其書字則又曰罪
在天王而無貶也於滕薛書爵則曰先朝隱而褒之
矣滕朝桓降侯稱子謂其朝弒逆之人也何貶一人
至於歷代子孫皆莫之宥乎見季札書名則曰爲其
辭國生亂也秦伯夷齊非辭國者乎楚一也始書荆
繼書楚巳而書子吳一也始書吳繼書吳人巳而書
吳子于以見夷狄之寢盛矣魯翬鄭宛詹始也大夫
猶不氏其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
始也皆名其後則雖弒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
大夫之漸強矣始也曹莒無大夫其後則曹莒皆有

綱目卷之五
大夫于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爲政矣始也吳楚之君皆書人其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于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稱子而與會伐者于以見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小大爲強弱矣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諸侯皆緣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矣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于小國之君子以見伯者爲政皆以私意爲重輕而無復禮文矣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于以見大夫敵于諸侯而莫知其非矣天王諸侯之名分不可亂諸侯無改元之禮而以侯國之元冠於春王之上必非孔子所改定也要皆史氏舊文孔子不過據其事與文而直述之首書魯隱之元而復書春王正月何也蓋魯國之史其所書者實列國之事也匪天王曷足以統之哉以夏時冠周月者則以周雖時月俱改而孔子欲行夏時故於周所建之月自子迄亥爲一年乃以夏人所尚春夏秋冬之序加於建子起歲之月矣殊不知三代雖異建而時月未嘗改也蓋觀諸三百篇之詩乎以周之時訓證周之時令不亦可乎七月流火之詩諸

八編類纂
卷之五
春秋類
上
廿五

儒皆以爲周公訓告成王。乃夏后氏之邠俗。故其時月。皆夏后氏之時月也。且勿之論矣。如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繁祈祈。云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若以爲時之改也。則建丑月爲仲春矣。安得日之遲遲。木之萋萋乎。建寅月爲暮春矣。安得來牟之麥。迄用康年乎。信乎時未改也。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日月方除。日月方輿。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冬日烈烈。若以爲月之改也。則建丑爲二月矣。寒暑安得兩分。日月安得方除。而方輿乎。建卯爲四月矣。巳爲六月矣。

卯月可以爲夏。巳月安得暑之遽徂。五六月安得日之淒淒。八九十月安得日之烈烈乎。信乎月未改也。若又以爲時月之俱改焉。是以逆天違時。加武周矣。何也。時月一改。則木屬子丑寅。火屬卯辰巳。金屬午未申。水屬酉戌亥。若以爲夏時冠周月也。是以亂賊之尤加孔子矣。何也。在諸國雖祭會盟侵伐之典。僭刑賞生殺之權。猶未敢改周正朔。孔子乃生。今反古。行夏之時。使周王之時訓。至此盡變易之矣。國君初立。必書即位禮也。有書有不書。何哉。三傳謂隱有讓桓之志。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隱實在位十有一

年。安有始焉。不即位而可在位。以秉其君國之政乎。又安有不即位而可以改元者乎。胡氏乃謂內無所承。上不稟命。則不書。考之魯十二公。均之不稟命也。何獨於隱而責之深乎。列國諸嗣君即位。曾有一人請命天王者乎。或曰。隱公攝也。故不書即位。且以攝之義言之。凡國君必上告祖廟。下臨百官。禮居喪。不祭。以嗣王雖在廟。而不敢自祭。故冢宰攝而祭之耳。苟無祭主。為誰而攝其祭乎。禮。嗣君居喪。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命於冢宰。以嗣君雖朝羣臣。而未有命戒。故冢宰攝而命之耳。苟無嗣君。為誰而攝其朝。

乎。伊尹之攝。以有太甲在桐宮也。周公之攝。以有成王在襁褓也。隱公在位。告廟臨臣。稱之邦人曰魯君。稱之異邦曰魯侯。書之史冊曰魯公。乃謂之居攝。不書即位。吾不知之矣。或曰。隱之攝。將以讓桓之嫡也。據古禮。諸侯一娶九女。苟元妃卒。則次理內事。惠公既有元妃孟子矣。仲子不過因其手文。而惠公自立為夫人耳。仲子果可以為嫡乎。仲非嫡母。桓可以為嫡子乎。如此則隱為庶長矣。隱雖有讓桓之志。安在其為攝乎。况隱謂之攝矣。莊閔僖俱不書者。何也。在莊。則以為君弑。而子不忍行即位之禮。在定。則以昭。

公喪未至。猶有說也。而閔僖止謂之不請命焉。在桓宣弑奪之人。均之未請命。而猶得書也。何獨於閔僖而過責之乎。宣公本爲弑君者所立。亦書即位。乃曰書之以著其自立之舉。則愈不通矣。或者又曰舊史皆書而不書者。孔子削之耳。弑逆如桓如宣。皆莫之削。而何獨求備於隱公數君也。蓋一年不二君。嗣君逾年始改元者。禮也。但國家事勢不一。或有舊君薨而嗣君遽即位者。未必人人即位於改元之正月也。或即位於元年正月者。則書之。或即位於君薨之年者。則不書。亦一也。觀定公已書元年。至六月始書即位。亦可證矣。且書與不書。皆舊史之文也。孔子何所庸其意見。而獨削夫隱閔僖三公哉。經于列國書爵書人。不一而足。諸傳則以爲書爵者褒之也。尊之也。然同一楚子伐鄭。在宣四年。則謂特書爵以予之也。宣九年冬。便謂書爵。見其暴陵中華。宣十年冬。則謂書爵乃直辭。不以楚爲罪焉。書楚子入陳。則謂楚子能討賊。書楚子入徐。則謂書爵非予之也。以不誅誅之也。即一楚子之爵。或以爲褒。或以爲貶。或以爲無褒。無貶。他如桓十年冬。書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乃謂稱爵以著其罪。則書爵一欵。何褒貶誅罪。如天

八編類纂
卷之五 春秋類
七

淵之相懸乎。經文書人，諸傳皆以爲貶。如齊人侵我四鄙，楚人滅夔，楚人圍宋，其貶之也明矣。然楚人殺夏徵舒，則曰人衆也，人人得而誅之也。荆人來聘，則曰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此又以書人爲予之之辭焉。諸侯薨，大夫卒，禮也。春秋于魯君皆書薨於列國，君皆書卒，列傳謂書薨尊魯君也。書卒，貶諸侯之失臣道也。此皆舊文，未暇悉論。然魯君令終曰薨，而被弒者亦書曰薨，何哉？傳者謂其諱國惡也。且曰均之爲夢，而其文各不同。如莊公正終，則曰公薨于路寢；曰葬我君莊公，是薨必有其地，葬必有其時也。隱

非正終，則曰壬申公薨，而葬亦不書。閔公亦然，似乎得其情矣。然桓公弒也，曰公薨于齊，不有其地乎？曰葬我君桓公，不成其葬乎？可見書地書葬，亦不足爲定例矣。蓋春秋魯史也，在魯國且然，又何疑于列國之卒葬邪？魯國臣子固當諱國惡矣，而列國之諱，獨非其臣子之真情乎？况弒多出於嗣君，權臣不以實赴，故列國不以弒告。而魯亦據其所赴告者，書曰卒。然則史以卒書，孔子能改舊史乎？知此則知列國或有雖弒而書卒者，皆舊史也。如趙盾許止，書曰弒者，亦舊史也。隱閔本弒而書薨，豈特魯爲然哉？如楚子

麋齊侯陽生鄭伯頑本皆被弑而不赴告故史皆因
其赴告而書卒耳。滕子來朝謂魯桓弑逆既不能討
乃先鄰國而朝之故聖人削其侯爵而降之爲子辨
者有曰滕朝桓罪其身可也何爲終春秋之世不復
稱侯而以一人罰及後世哉。又曰本時王所黜也然
使時王能黜諸侯則春秋不必作矣。果如其言豈獨
滕乎。薛本侯也。至莊始書伯。何也。杞初稱侯。至莊稱
伯。僖時稱子。文時稱伯。襄時復稱子。又何也。况杞之
初本公爵耶。殊不知當時大國不過公侯之爵。在小
國不敢與之抗。且不敢與之等。故咸自降墳以朝會

述

春秋帝王正月圖

春
王
正
月

據胡傳此春乃夏正之春也左列夏正本為冬孔子欲行夏時故冠以夏正之春

據胡傳此正月乃夏正之正月也左列夏正本為十一月周以建子為歲首故以十一月為正月

據陽明先生周本改時故謂冬為春

據陽明先生周本改正月故十一月即正月

夫以胡傳爲是也。孔子雖得遂其行夏時之志，而實已冒乎生今反古之愆。以陽明先生之說爲是也。孔子雖得道乎擅改正朔之非，而亂臣賊子知所懼。然武王周公何有於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之道。恐二說俱未當也。何也。時未改，月未改，以子爲歲首者，止以新時周之命，而使臣民之朝賀，則以十一月爲首耳。其所以順天道，授民時，商周與夏一也。前周爲商之建丑矣。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不可以證商之改歲未改月乎。後乎周爲秦之建亥矣。月令十二月數將幾終，歲且更始，不可以證秦之改歲未改時與

月乎。至於諸儒，又每以前漢曆律志爲據。嘗讀漢史文帝二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又二年春正月，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夫漢初承秦至，武帝始改正朔，苟以籍田畀於正月之春，草木生於二月之和，二詔爲可信也。則又何待武帝之改。賈誼之請乎。春秋春正月圖說夏小正者，夏后氏之書。孔子得之杞者也。夏建寅，故其書始于寅。周建子，雖改歲于十一月，而授民時，巡狩蒸享，皆與夏時同。故其書始于立春。易證未改時月夏正建寅，不必論已。殷正建丑，如伊訓惟元祀十有

二月乙丑大甲中惟王祀十有二月朔即此觀之舉元祀王祀而止云十有二月固見殷以建丑為歲首而其未改時與月也不從可證乎

書證未改時月

邠風七月之詩周公作以訓誥成王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傳謂七月為夏正七月也其果然歟蓋火流于七月衣授于九月蓂莢秀于四月蜩鳴于五月霜肅于九月場滌于十月雖欲不謂為夏時焉不可也抑知周之時月其即夏之時月乎蓋周正建子為天統是特改乎歲焉耳其與夏商有不同者謂其改歲不同非謂改歲即改乎時與月也小雅六月章有曰六月

月棲棲戎車孔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十月之交章有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使周果改月則六月乃夏之四月十月乃夏之八月也四月即不可以與師而八月日食即為日月之吉凶乎小明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是日月方燠雖欲謂其非夏正建卯之二月亦不可至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且未改時與月也又不待訓釋而自明矣

詩證未改時月

周禮一書周家之憲章也孔子志在春秋而行事之

實見諸春秋所以書天時書王章其書法一本之周禮豈徒有見於六官之首必稱惟王體國經野使萬邦曉然知天王之當尊而著爲春王正月之書法哉即如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如中春畫擊土鼓歛邠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如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觀于此則周之時信未改也不然冬至當在九月夏至當在三月中春當在十一月矣周禮未改時而春秋所書之春非即周禮之春乎如冢宰司徒司馬司寇皆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教政刑于邦國都鄙乃縣治

教政刑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而歛之觀于此則周之月信未改也不然則正月當在夏正建子之月謂之始和不可也天官冢宰篇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若周果改月則十二月爲夏正十月矣安得有冰可斬也若周果改時則建子之月即爲春矣又何行春始治鑑也或曰先輩謂周改時月其所據者亦禮記也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也斯言出于雜記宜亦可徵而可信矣曰明堂位非禮記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

周公于太廟是六月謂之季夏則七月非仲夏日至
不待辨也况七月而禘乃云孟獻之所為則獻子之
言又安足信哉禮證未
改時月

周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太子鄭立王子帶而小白
親率諸侯會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此正天下之功
也至重耳敗楚未幾已致天王于踐土則與首止之
盟異矣及惠王即位襄王以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使
告於齊小白於是率諸侯以謀之此定王室之功也
至重耳會温未幾又盟王人于翟泉則與洮之盟又
異矣小白盟會諸侯八然後有陘之師則先禮義而

後征伐也重耳以兵革威中國故未嘗盟會諸侯遠
有城濮之戰則先征伐而後禮義者也小白之服楚
先侵蔡以示其威又次于陘以耀其衆及楚畏服遣
師乞盟於是結盟而還未嘗接刃則志在於全師而
已及重耳戰楚城濮則先侵曹伐衛及大執曹伯界
宋人以怒之然後合四國之師一戰屠楚兵革之威
疾若風雷則報楚之功與小白異矣小白盟楚之後
楚雖不敢憑陵大國而滅弦圍許滅黃伐徐連歲侵
軼不少衰止至重耳既敗楚師不見經者七年雖徐
許小國亦無楚患則服楚之功與小白又異矣小白



之伯也。諸侯未服，固嘗侵伐之。然不過伐其國之人，臣使諸侯自懼而後已。故莊十七年執鄭詹，鄭伯遂同盟於幽。僖四年執陳轅濤，陳侯遂盟于首止。此皆未嘗執諸侯也。至重耳則執曹伯以畀宋人，執衛侯以助元咺，而曹衛兩國終不與其盟會，則其所以服諸侯者異矣。小白之伯也，伐戎者三，救諸侯者四，城國者三，雖不能盡成其功，然驅攘夷狄，救卹災患，其於諸侯亦不可謂無功也。至重耳則戰楚之外，不復有攘救之功。故三十年狄侵齊而晉侯不能救，三十一年衛還帝丘而晉侯不城，則其所以勤諸侯者

又異矣。夫二伯行事載在春秋，其相戾如此，竊嘗究其心矣。方小白之伐楚，非不欲戰也，然當春秋時諸侯恣橫，干戈相尋，殘民暴骨，不勝其患。小白主伯，方崇禮義，去侵伐，以救當時之弊，故端委正笏，雍容乎壇陛之間，兵革不施，而諸侯已諭其志。又况當時楚雖侵強，其患尚小，不過侵擾鄰境，若蔡鄭諸國而已。及齊侯一出，楚既畏服，則召陵之師，盟而不戰，小白之心也。然而夷狄之性，易以威制，難以信結，故自齊伯而楚之驕暴，甚於曩時。至伐宋大國，執天子三公，脇制諸侯，使束身從已，齊魯之君，俛首帖耳，委命下

乞楚公 如是則邾之闔者私憾射姑行欺激怒奚為
子比 不書弑歟春秋固多為賢者諱也狄寔滅衛因威耻
 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書法如是固以存
 中國尊天王而亂賊知思又何在歟哀八年及十三
 年公子再與吳盟皆不書威一年公及戎盟戎實豺
 狼非我族類非所諱而諱之何歟諸國臣子非卿不
 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如陽虎盜入于謹據陽
 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歟諸侯世嫡嗣業
 居喪既未成君不避所諱此春秋也何為般野之沒
 皆以名而惡祝之殂直曰子卒而所書有不同歟君

謂之弑卿士以上通謂之殺此春秋義也威二年宋
 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倍十年晉里克弑其
 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當書殺而稱及與君弑同
 科何歟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
 許男與楚圍蔡夫許男既滅矣而重列諸侯舉兵圍
 國又何歟蓋春秋記他國必憑來赴之詞而來者所
 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或君弑而不以弑
 稱或秋葬而春赴或春崩而夏聞而史官之所記者
 已不能盡錄其實矣况古者國有史官各具列其時
 事觀汲墳所記皆與魯同如殺其大夫執我行人鄭

魯侯與諸

弃其師、隕石于宋、其三事並出行書記年、惟鄭弃其
 師出瑣語、晉春秋是語多古史全文、故曰其文則史
 孔子修春秋、不過仍史文之舊也、加以史策有缺文、
 時月有失次、孔子其敢以己意增損哉、春秋疑議
 定公十年春秋書曰公會齊侯于夾谷、繼以齊人來
 歸鄆、來歸鄆、謹龜陰田、左氏謂齊犁彌使萊人以兵
 劫魯侯、孔子相魯、公使士兵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辭
 故齊服義來歸田、公羊則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齊人來歸田、穀梁則曰兩君相揖、齊人鼓譟欲執
 魯君、孔子止之、故齊歸田至司馬遷作史記、乃曰齊

請奏四方之樂、旌旄羽旆、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
 以為夷狄之樂、何為至此、景公麾去之、齊有司又請
 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使有司誅之、景
 公歸而恐、乃歸魯之所侵、郕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後、揚雄用其說曰、齊人章章歸其侵疆、胡氏則謂夫
 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書曰來序、績也、自今觀之
 左氏云、犁彌言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
 魯侯、必得志、按春秋中國之會、不知其幾、未嘗有以
 兵劫人、景公圍姜、伯魯方請成、若以兵劫、何以示諸
 侯乎、借使有之、左氏以為萊人、穀梁不言萊人、但曰

齊人公羊又但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但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為戲將誰信乎且左氏謂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兵出竟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故司馬遷亦謂歸我汶陽龜陰之田據汶陽田與此所歸之田自別稽之地志鄆田屬廩丘縣經書公居于鄆是也謹在濟北蛇丘縣經書公會齊侯于濟是也龜陰古梁父縣詩奄有龜蒙是也此皆魯地乃若汶陽則齊田也成公藉晉之力取齊汶陽田未幾齊睦於晉晉侯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

之於齊自此歸齊之後魯不可得也而鄆田之失自昭公失國齊取此以居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取鄆是矣六年又書季孫斯帥師圍鄆即此年齊伐我西鄙之時失之則不得以此田為汶陽之田明矣左氏何得以孔子請歸者為汶陽而司馬遷亦謂汶陽田歸我耶杜預注曰三邑皆汶陽田夫汶雖濟陽之道在魯西北境實汶上之陽盡屬齊也若三邑果皆汶陽則經又何不直書曰齊人來歸汶陽田也是故胡氏襲諸說亦以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而謂夫子自序其績方三家僭亂之極近有寶玉大弓之盜遠

有叔仲圍郕之變。聖人果得大用於魯，曾不能一振魯之頽綱。乃區區自書其績，以示後世乎。夫子雖暫爲大夫，遭定公孱懦，三家專肆，未幾齊歸女樂，即致政而去矣。歸田之事於聖人何與哉。嗟夫，論古人當論其世。春秋之世，何世也。諸侯力爭，喜怒無常。與之隙則橫見，侵奪與之好則侵地復歸。非獨齊魯爲然。此年魯與齊有隙，齊國伐我者再。公亦兩加兵于齊。逮是及齊平爲夾谷之好會，齊人謂魯服已，故鄆、讎、龜陰之侵地復歸於我。亦如宣公之時，齊人嘗取我濟西田，及宣公事齊，經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公

之時，齊嘗取我鄆及讎。及魯睦於齊，經則書齊歸讎及闡。若以此歸田之功出自夫子，則濟西之歸，讎、鄆之歸，爲誰之力乎。噫，夾谷之會，雖魯與齊平，孔子必具左右司馬以行。所謂臨事而懼，有備無患于此，具見之也。此則不可不知。齊人歸田

章後卿說定公十二年，春秋書曰：夏，叔孫讎帥師入郕，季孫期仲孫何忌帥師隳費。冬，公圍成。說者謂孔子爲政于魯，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隳三都。於是叔孫先隳郕，季孫將隳費，公山不狃以費叛，將隳成。公歛處父以成叛。此蓋左氏

倡之公羊附益之司馬遷遂從而記焉若果謂孔子
用事三家信之如公羊之說則隳三都者乃三家之
意也何用叔孫帥師而後隳費公又何爲而自圍成
乎觀是年築蛇淵圍非所宜築也大蒐於比蒲非所
宜蒐也聖人不能諫而止之徒書之春秋以譏之邪
十年經已再書叔孫州讐仲孫何忌率師圍邠矣比
年之隳邠隳費圍成謀出夫子則前年之再圍邠又
誰爲之謀而使之圍耶夫以三家治兵積甲高城浚
池張大其私邑夫子安能一旦遽使之隳名城出藏
甲乎考之論語曰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弗擾

即不狃也誠如諸儒之說則三都之隳一出於孔子
然弗擾以費叛而召之欲往何前後自相背馳耶此
無他諸儒以前年齊人歸田之功由于孔子故三都
之隳亦必由孔子也且左氏曰費人襲魯公入於季
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側仲尼命
申句須樂頡下伐之費人北又公歛處父同隳成則
曰我將不隳公圍成弗克夫好謀有成孔子平日之
言也今使費人得以自魯入及公側及公圍成而終
不能下乃欲以此歸美孔子可乎哉侯犯臣叔孫者
也而以邠叛是邠非叔孫有矣公山不狃臣季氏者

也而以費叛是費非季氏有矣公歛處父臣孟氏者也而以成叛是成非孟氏有矣故前年已再圍郕弗克今乃帥師隳郕以之者病其強而毀之也叔孫旣隳郕公山不狙懼將及已而又叛故三子挾公以圍之耳

孔子隳三都

一書之中書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無事首時亦冠以王之一字而獨於桓公不書王穀梁以爲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胡傳曰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

法正宋督之罪也三年以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是桓公無王而歸罪於天子矣信斯言也孔子操筆削之權天子失政亦可黜也已况春秋列國如桓公者不可勝記而天子皆不能討則自平王以後王盡失政而無一可書之王矣且不書王者謂王失政也然四時不具不足以成歲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惟桓四年并秋冬月日皆不書亦將以天道不時而黜之乎不然何爲不書王者所以罪王而不書秋冬者非

所以罪天乎。所以定公元年無正月。穀梁謂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是又因先君。并黜後君也。已。或又以王不頒曆。故不書王。而秋冬月日之不書者。亦將以曆之未頒。故天時亦不備也。邪。僖公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至于夏五。郭公不惟公字差誤。并五下月字亡之。即此可類推矣。何也。或史文先闕。而孔子未之改。或孔子備文。而後又脫陋。皆不可知。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桓不書王

以王不稱天為貶。夫事于宗國。違違諱稱其過。舉而尊為共主。則以小故削奪之。非夫子之志也。以止不嘗藥。而被之以大惡之名。是以微文而致重辟於人。申商之所不為也。非夫子之志也。絕筆于獲麟也。而曰以天道終。是以瑞應神其書也。且麟之出。經曷故焉。蓋所謂感麟而作者。近之。而必曰文成麟至。非聖人之志也。孟氏所謂天子之事者。何曰天子之事者。猶云周天子之法耳。當是時。姬轍雖東。典刑猶在。春秋而有所刺譏。夫子曰非吾奪之也。是文武之法之所誅也。春秋而有所褒進。夫子曰非吾予之也。是文武之法之所賞也。知我者文武之法明。謂我能尊周也。罪我者僭亂之罪著。則諸侯惡其害已也。此亂賊

所爲懼也。第令夫子以匹夫自爲天子，天下不軌之夫羣起而議其後之，不暇而又誰能懼之。春秋總論
左氏曰：夏尹氏卒，稱子也，不書姓，爲公，故曰尹氏。公羊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也。穀梁大意與公羊同。一以爲婦人，一以爲男子。左氏則并經文之字而改之矣。君非姓也。曾有爲君之母，即可以尹爲氏乎？若以爲小君之君，則有經書小君者，曷不書小君而以子改母之氏乎？且夫人書薨，未有書卒者，惟妣氏。孟子書卒，蓋妣氏哀公妾母而卒之者。定公薨，哀未君也。孟子乃昭公娶于

吳爲同姓，有別嫌之義，故不敢以小君之禮薨之耳。隱公何爲卒？聲子哉？或不稱氏，如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宣元年遂以婦姜至自齊，莊元年夫人遂于齊。僖元年夫人之喪至自齊，雖不氏，各有其義。隱何爲欲明自家之攝位，使毋本有氏而反無氏？至以君爲姓也。若曰聲子本衆娣姪之倫，不當書諸冊，史官以吾君之母不可不書，又不可以夫人之禮書，乃不得已變其文法曰君曰卒，舛繆甚矣。况可以爲孔子特筆邪？公穀謂尹氏爲周世卿，家父作詩以譏之，胡文定引爲証。且尹氏卒于隱三年，桓八年，天王使家父

來聘安知此尹氏非即家父之所刺者昭二十三年
秋書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書尹氏以王子朝奔
楚茲非尹氏不書名之證乎書尹氏卒

各傳謂經書公伐齊納子糾齊人取子糾殺之乃云
所納應立雖未即位稱子蓋糾母魯女白母衛女則
糾貴為當立也後人不過以才論則小白賢以黨論
則小白以國高為內主以事論則子糾見殺而小白
成一匡之功殊不知糾貴之應立也糾稱子實與嗣
君未踰年稱子同一例書納者納所當納也書殺者
殺所不當殺也例觀忽與突皆鄭莊子也二子爭立

經書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若無異辭又書鄭世子忽
復歸于鄭則世子當立何待他辭而後明乎申生奚
齊卓子皆晉獻子也經書殺其世子申生又書李克
殺其君之子奚齊何歟奚齊以庶孽易嫡嗣未踰年
見弑而曰君之子者明國人不以為嗣獨獻公意欲
立之耳是君獨以為子者雖云子之其實外之然昭
一十二年夏書單子劉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
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一月王子猛卒夫嗣君必
踰年而後稱王禮也猛立未幾稱之曰王王不稱名
禮也復名之曰猛既以尊居王位而卒乃稱子何哉



蓋猛爲次嫡。兄終弟及。實宜王也。然未成君。故不得
不從夫未踰年稱子之例。可見未踰年而稱王者。權
天下之大變。君道也。王稱名。卒稱子者。正天下之大
綱。子道也。如此而發明子字意義。猶可說也。但猛與
朝雖均爲王之子也。猛嫡朝庶。宜不同稱。旣書王子
猛。又書尹氏立王子朝。若曰王子朝。非尹氏所當擅
立者。則書法又重在立字。而子非所重矣。所以論春
秋者。不可執一字爲定論。竊取之義。豈若法家串招
之謂哉。書納子糾

吳子使札來聘。左氏謂其出聘通嗣君也。公羊則云

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者也。穀梁則云。吳其稱
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
賢也。皆予辭也。胡氏獨謂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
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
貶之。示法焉。然旣云因其來聘而貶之。則貶在史官
矣。未聘在三十餘年之前。辭國在三十餘年之後。而
史預貶之。有是理乎。又謂仲尼于季子望之深責之
備。故不讓國爲賢。而以因讓生亂致貶。是據其終
生行實以爲當年書法。刻亦甚矣。然則予之者當乎
彼杜預謂通嗣君。通餘祭嗣也。蓋二十五年。過爲巢

牛所弑餘祭始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國。然歟。嘗從而考之。經書閻弑吳子使札來聘。如此則札之來也。孰使之也。豈夷未新即位。當先君未葬。嗣君即命臣往聘鄰國。而謂其使賢亦賢歟。人臣于君歿之月出使。請觀周樂。謂之身賢賢歟。必不然矣。有謂書弑與使中間書士鞅來聘。杞子來盟。二條均在五月之下。可知札去後。吳始告喪。故追書閻弑于札聘之上耳。是札以五月遣。六月至也。此其使之者。餘祭也。札使在餘祭未死之前。故至魯皆以吉禮行。而歷觀周樂。由其未聞喪耳。果如此。則傳稱通嗣君者非矣。且傳謂

季札遍觀周樂。由此聘齊。歷鄭。適衛。如晉。宿戚。聞鍾譏刺孫文子。是譏人聽樂。而君尚在殯。乃自請觀樂。曾謂札之賢而宐有是事歟。季札來聘

二百四十餘年。亂臣賊子交臂接踵。靡國不有。雖齊桓晉文。不能以此仗義執言。惟楚莊伐陳。執夏徵舒。聲其罪而戮之。終春秋。僅見此舉。諸傳或以爲楚子帥師而稱人者。貶之也。不與外討也。或以爲楚子伐陳而書入者。不使夷狄爲中國也。雖實與而文不與也。文定則云。先書殺而後書入者。討其賊爲義。取其國爲貪。亦嚴矣哉。說者謂楚莊果有討賊之心。則當

執徵舒于辰陵之盟不必興兵以入陳俘歸生于四年之代不必降鄭于肉袒此皆以王道律之也然而彼善于此以是年齊晉魯之會伐反在楚之下風而莊王殺夏徵舒亦何必求備以反掩其討亂賊之大義

楚子入陳

右圖書編

漢光武昔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直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范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

遂與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退而上書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存志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不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爽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爽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

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家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樂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

